

加沙里发表文告宣布 马共主席慕沙夫妇 于去年11月向政府投诚 他从1956年起即驻在北京

(吉隆坡5日法新电) 马来亚共产党主席慕沙·敏·阿末和他的妻子再纳·敏蒂·玛目，已向马来西亚政府投降。

大马内政部长旦士里加沙里本日发表一项文告，宣布慕沙夫妇于去年11月向政府投降。
慕沙和他的妻子早在1948年6月，便和马共产生联系。
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不久，慕沙即转入地下，加入马共恐怖组织，而且成为马共第10团的司令。
1955年他受委为马共主席，从1956年起，他驻在北京。
旦士里加沙里说：慕沙驻在北京时，扮演了马共主席和马共驻外代表团团长的双重角色。
他的妻子则是马共的一个前区委。
大马内长说：大马电台和电视台将在明天播送一个与慕沙特访的节目。

陈平经常到北京 汽车代步住洋房

前马共主席慕沙阿末谈前尘往事

(华玲讯) 前马共主席慕沙阿末指出，他跟马共书记长陈平在北京曾共事过。据他所知，陈平经常到北京去，他也曾经和陈平于1965年一起开过会。

他说，陈平被视为大使级人物款待，有洋房居住，汽车代步及护卫保护。

他深信陈平目前仍然健在，虽然有消息说陈平已逝世。

这位前马共主席是于星期日上午，在华玲敦拉萨大会堂举行的一项公民保安座谈会上，以华语答复记者以华语提询陈平的近况的问题。

座谈会乃由华玲县安全委员会所主办，慕沙阿末是主要的演讲者，到会聆听人士有吉州总警长、政府部门首长、教育界人士、社会地方领袖、军警官员及村民等，为数约五百名，皆为马来人士。

吁马共重返社会

慕沙(65岁)在其讲词中，呼吁那些仍然还在森林中的马共分子，包括那些马来族马共分子，及早重返社会。

“尤其是那些年事几乎跟他一样高的马共分子，年老多病，行动又不便，继续留在森林中活动已是毫无作为及没有意义了。”

他指出共产党的战略之一是“敌强我静”，“敌弱我斗”；“团结”可说是马共的敌人。

因此，慕沙强调只要大马人民，不分种族、宗

教信仰，精诚团结一致，形成一股牢不可破的力量，马共就无机可趁了。

他表示懊悔误入歧途二十多年，并希望年轻的一辈不要步其后尘。当他年轻时，由于家境清寒，无法到大学深造，结果有马共分子跟他接触，哄骗他只要加入马共组织，任何一间的大学都可去深造。

“随后，他获得有关共党的书籍阅读，又被囑撰写有关共党的文章，并取得酬劳，于是他积极起来。”

他指出，当时在彭亨州活动的马共第十纵队是由他倡议及命名的，这队人马全是马来人，为讨好及吸引更多成员，第十纵队的“十”乃来自回历12月10日的“十”，这日子是回教徒哈芝节。

与会者似乎对这位前马共主席的生活及活动感到兴趣，聆毕其讲话后，纷纷起立发问。

他说，他是在1955年12月即东姑与陈平在华玲和谈之前一个月，动身前往中国，准备出席翌年10月在北京举行之中共大会。他秘密到了泰南，再北上曼谷，在泰共护卫下，东藏西躲，不被泰国政府发觉，当时也很容易取得了护照。

“到了北京开会后，他也曾到苏联，越南等地



前马共主席慕沙阿末

去，并以马共代表的身分发言。

至于为何他会回心转意，设法回到大马来？

他表示，中苏两个共产大国所发生的数项事件，令他觉悟而知错。

1980年返大马

“他于1980年跟大马驻北京的使馆接触，并在当时的外长加沙里及大使协助下，回返大马自新。”

他告诉与会者说，马共的伎俩是不择手段的，只要他们认为对党有益，什么都敢做，甚至于谋杀、抢劫、爆炸等非法的勾当，只要是他们的意愿，都被视为是对的。

另一点，这位前主席说马共视“机密”为首务，什么东西都要保密，似乎没有秘密就失去了共党生活的意义。

“当时陈平要到中国去，其营寨内的40名手下，全部一起被带去，以便消息能保密而不被泄露。”

“1961年陈平有计划让病老的武装马共分子离开森林，地点是在泰方而非大马，也是深恐在大马投诚的话，经盘问后，许多的共党秘密，必会遭揭发。

马共是否支持反对党？

慕沙阿末说，只要是反对政府，马共就会支持，因为马共是要推翻政府，在大马推行共产主义。

提到当时陪同陈平出来跟东姑等人会谈的另一名马来人拉雪迈汀时，他说拉雪迈汀并不曾到中国去，虽然陈平曾经打算要他(拉雪)去北京，但由于这一边马共内的马来人领袖不多，才打消原意。

“至于另一位知名的马来族马共女党要珊西雅，亦于1957年赴北京，和其夫婿及他(慕沙)曾一起在北京学习共产主义。”

他也透露，马共中委于1961年向中国提出三项要求，就是：

①为马共建地下电台、②经济资助马共、③为马共武装分子提供军事训练。这些要求都全部被接受。

他说，中国花了100万元在其境内建了电台，向本区广播，他本身没有亲自播讲过，但其作品有被播送。

入山时是独身汉

至于他的家庭状况，他说在入山时，还是独身汉，七年后结婚，随后到中国及回马自新，都带着家人。

据悉，慕沙阿末自1980年自新以来，这次是他首次在吉打州公开露面，发表演说。

他以马来语发言，只是当《南洋商报》记者以华语发问时，他有点不好意思以华语回答，但在场的一些听众倒促他用华语回答。相信听众们也想知悉这位前马共主席的华语造诣吧！

马共书记长陈平留在北京

该党主席慕沙在电视访谈中指出
中国不支持海外共党只是短期的策略
马共与中国共产党经常举行双边会谈

(吉隆坡7日讯) 投诚的马来亚共产党前主席慕沙阿默于昨晚接受电台与电视台访谈，以下为专访录。

问1：你能否讲述有关你的一些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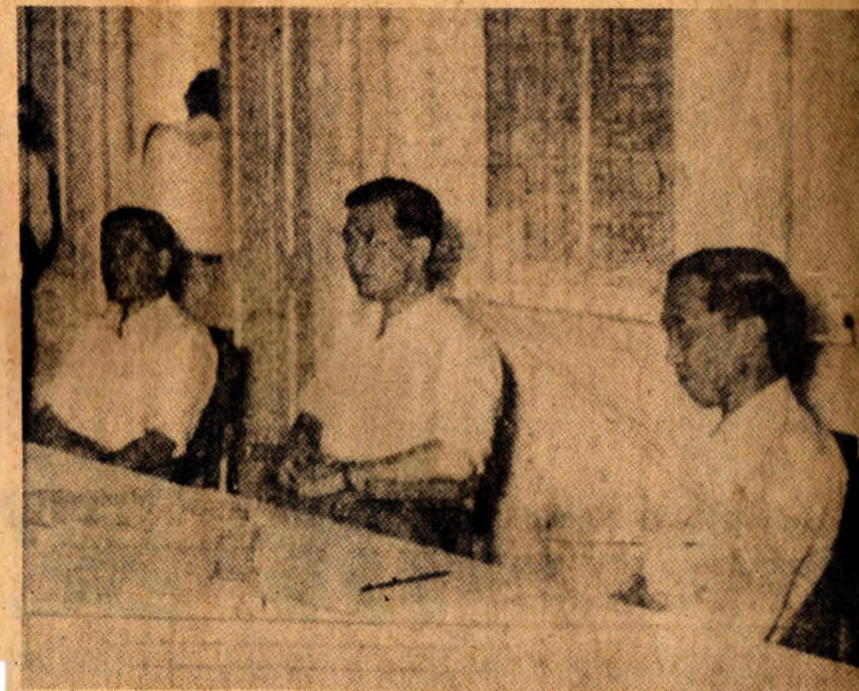
答1：我名叫慕沙阿默，自1955年抄以来，我就担任马来亚共产党主席。1921年我在吡叻怡保彭加兰峇鲁诞生。我先后在当地的马来学校、檳城阿尔马梳宗教学校及英华高级中学接受教育。



图·慕沙阿默 Musa Ahmad



图：陈平



1955年12月28日，华玲会谈开始前的一刹那，马共代表陈田（右）、陈平（中）和马丁（左）坐在议席上。

和谈前任主席

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华玲会议之前，马来亚共产党宣布你已被委任为党主席，你能够详细解释这项委任的情形吗？

答：一九五五年初，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层发觉武装斗争已经失败，而且巫统在争取独立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马共的斗争已经幻灭及逐渐显得孤立。当时马共领导层的当前急务，是设法维护马共的斗争是从殖民统治枷锁中解放人民的形象，因此马共决定和我国第一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举行会谈，作为证明马共是为各种族利益而斗争的步骤之一。陈平于是委任我为马来亚共产党的主席，同时委任R·G·峇南为副主席。

马来亚共产党和东姑阿都拉曼举行会谈时，渴望能获得东姑阿都拉曼的接受而成为合法的党，以便能在国内公开活动，寻求人民的支持。

问：你身为马来亚共产党的主席，为何没有出席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在华玲举行的会议？

答：我还未被委任为马来亚共产党主席之前，已经接受陈平的指示，通过曼谷到中国去。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我连同妻子和莫哈末再明已经离开马泰边境的森林，直抵到曼谷等候进一步的指示，当华玲会谈进行时，我在曼谷。

问：你为什么会被委派到中国去？

答：我被委派到中国是基于两项因素。第一项因素是深入学习共产思想，即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二项因素是身为马来亚共产党的主席，我必须充当马共的首席代表到外国，让我和其他共产党接触联络。我于一九五六年八月抵达北京。

问：你在中国期间，曾经接受那一类的训练？

答：自五十年代初期，便有数名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委派到中国，在北京马列主义学院接受灌输共产思想，当时我也在那里学习，不过我没有在这间学院完成课程，因为学院于一九五七年初关闭，较后由一间设立在重庆的学院取代。

这间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院，是为马来亚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的成员而设立，特别为共党领袖提供共产思想方面的深入教导，这种课程为期两年，除了我本人参加这项课程外，依布拉欣莫哈末和妻子山茜亚巴克，我的妻子和陈平的妻子李洁及来自波马鲁的莫哈末再明来自新加坡的叶田凤也参加同样的课程。

我不能完成两年的课程，因为有时我必须到北京执行主席的职务。虽然如此，当我在学院的时候我很勤力的研究和学习马列主义的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苏联共产党的革命及其他。

接受训练课程

问：中国共产党是否有举办其他的课程让马来亚共产党领袖参加？

答：有的，大约在一九六二年，中国共产党在陈平的要求下，举办了一项为期三个月的强大训练课程，让逗留在北京的马来亚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和中委参加。这项课程中，我们深入学习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经验。

这项课程的目标也是要增加马共领导人的知识，以便让他们追随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根源的策略与经验，恢复马共的武装斗争。参加课程的人士计有陈平，刘里，秀中，刘一帆和我本人。

问：请你讲解一些当你身为马来亚共产党主席时所进行的活动？

答：一九五六年八月我在北京时与马共成员会合，自那个时候开始，我便率领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共产党国际会议，包括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大会。

我曾经在一九六一年单独代表马来亚共产党，前往迪拉纳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工党大会，当时我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主席恩华荷兹哈会谈和交换意见，同时也和一位著名的领袖梅美特喜胡会谈。

一九六二年，我得到越南劳动党的邀请下，前往河内访问三周，研究当地实行的「集体农业」。当我访问数个共产国家时，我曾经会见多位共产领袖互相交换意见，包括布列兹涅夫，赫鲁晓夫和已故胡志明。

问：你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联系怎样？

答：我和中国共产党领袖有良好的联系，马来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经常召开双边会议，在会议中马来亚共产党必须简报斗争的发展情形，除此之外我们也讨论向中国共产党要求协助的问题，例如在中国训练马来亚共产党成员，在中国设立马共广播站，使就是马来亚革命之声和财政上，协助马来亚共产党的问题。

陈平陈田抵华

问：许多人问及马共书记长陈平的动态。您能阐述有关此事吗？

答：陈平在一九六一年中与一名曾在华玲谈判中当翻译员的马共中委陈田由马泰边境到达北京。陈平的妻子在较早时已在北京。自从到达北京后，陈平除了离开中国去出席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之外，他时常留在中国。在中国之外，陈平使用一个假的马来名字马吉，而我则使用一个假的中国名培元（译音）。

问：那么说，囚仄慕沙，您身为马共主席而陈平身为马共书记长，留在中国那么久，而大部分马共成员则在马泰边境的森林里受苦及面对灾难，这不是很不可思议吗？

答：看来是这样。但是大家应知道我们到中国去是秘密的，只有几位受信任的马共高层领袖知道。马共低级成员不知道我们在中国。至今他们还相信我们在马泰边境但与他们隔离。在一九六一年，当我知悉陈平到中国去时，我曾提出反对，因为我认为作为一名马共书记长，陈平不应该离开战斗地区。但我的反对不受重视。当陈平到北京的时候，他说马共的斗争已经完全失败。他也说，斗争了二十年，没有一名恐怖分子留在大马境内。而且，藏在边境地区共党份子的道德也已沦落。因此马共惟有让那些对斗争失去信心的人士离开森林。于是陈平匆促地到中国去，向中国共产党寻求指导及协助。在听到陈平的说明后我感到失望。

问：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共斗争的失败给予什么劝告呢？

答：中国共产党指示马共加强武装斗争直至达到原本目标。中国共产党答应在精神及物质方面给予马共协助，并强调斗争必须继续下去。就算是只剩下两三个人。

问：中国共产党是否如它所答应的，给予马共协助，直到现在？

答：是的，双方每两三个月举行一次双边会议，深入研究有关马共斗争的发展及中共给予的协助，和讨论所应作出的决定。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间，邓小平身为中共书记长曾率领中共代表出席双边会议。



图：陈平

中共续助共党

问：根据我们的见解及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官式访问曼谷时所发表的谈话，显示中共将继续协助马共。而最近又谣传中共领导层将停止协助及支持亲北京的共产党。你的看法如何，及我们是否可以接受这种说法？

答：依我看来，在短期内的估计，以及作为一种策略，明显的，中共准备停止援助及支持，因为这种做法将使中共在中国要在反对苏联及越南方面寻求协助的国家中形象得到净化。

但是，在长期期间，中共将继续援助亲北京的共产党，因为北京要通过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影响本区域的所有地区。因此全世界各有关当局，尤其是本区域及马来西亚，有必要时常警惕，勿受到这种假的说法的欺骗及上当。

问：在你到北京去的时候，你与在边境地区的第十团马共领袖如何联系？

答：我们没有直接联系，每项联系皆须通过中共。但是当陈平到达北京后，我们在马共的政策方面开始有不同的意见。陈平后来接管了联系。有可能陈平害怕，不要让其马共领袖知道我与他意见分歧。

问：第十团领导层的其他人士是否曾到中国接受训练及其他等等？

答：没有，没有，阿都拉C·D，拉昔麦汀，阿都沙马卡欣，依布拉欣吉第十团领袖都不曾到过中国。但所有政治局成员及数名华裔马共中委曾到过中国，并在某段日子留在中国。

对共党感失望

问23：你已经深入学习了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共产理论及实践，因此你对这种共产制度和思想的想法如何？

答23：就象我在较早时所说的，我最初坚信民族主义思想，不过，我具有狭隘的思想，以为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併合起来以达致某种目标。当我接受了一点有关共产思想的训练后，我受影响成为马来亚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当时，我相信共产制度将实现公平及和谐的社会。但是，当我到了中国时，我才深入学习共产思想，并研究共产主义是如何实行。我到中国，正好是「百花齐放」运动展开的时候，随着又展开毛泽东的「反右倾」运动。我看见许多平民受压迫及排挤，只是因为他们拥有资产阶级的背景，地主的背景及拥有自由的思想及民主的思想。在这之前，我相信有关阶级斗争及争取平等权利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阶级斗争竟导致无辜的孩儿也被当作党的敌人看待。这是无人道的暴行。我也不

能够接受基于家庭背景限制求学机会的概念。这项政策与公平概念背道而驰。此外，中苏争执是令我醒悟的其中一项经验，苏

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互相指责的方式，改变了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基础国际无产阶级所持的信念。

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动摇我对共产理论和实践的信念，这项革命爆发时的残酷和流血事件，反映出共产制度里肯定会产生的其中一种恐惧感。

实际上，所谓的马克思——列宁理论已过时。但是，马来亚共产党领袖仍然追随外国的革命经验。马来亚共产党的思想已破产，及拥有狭隘的思想。因此，他们继续宣扬「人民战」，实际上它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有鉴于此，马来亚共产党经常发表虚假的声明，以捍卫其地位。

共产制度，不管是中国式、苏联式或其他任何形式，都不能够被接受，因为它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反过来说，无论那里有共产统治，人民将受苦，被压迫及成为牺牲品。单单是基于中国和越南已夺取政权而说马来亚共产党将会成功是不合逻辑及毫无用处的。强大的共产势力只是想通过较小的共产党扩大它们的影响力，以便在它们的冲突中争取支持。

简短的说，研究了共产制度，不管是苏联式或中国式的之后，我发现共产主义制度完全没有民主的特性，很明显的，这种制度使到一群独裁者能够影响和剥削人民，以遂于利，这一小群的人民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以强硬及蛮横的方式压迫人民。

如果以前我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政策及策略感到寒心，但是当我看到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深入研究共产制度和理论后，我感到真正失望，同时完全失去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的信念。

马共斗争失败

问24：你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斗争又持有什么看法？

答24：马来亚共产党的斗争肯定失败。在最早的时候，马来亚共产党就难于得到人民的支持，特别是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完全拒绝无神论的思想。马来亚共产党是基于欺骗得到一些支持。在独立前，马来亚共产党戴上民族主义者及反殖民主义者的面具，说是向英国争取独立。

当马来亚在一九五七年获得独立时，马来亚共产党的面具完全被拆穿。由于拒绝接受这项事实，于是马来亚共产党以虚假的理论作为掩饰。马来亚的独立被说成是个激进的，因为仍具殖民地及封建的成分，马来亚共产党形容马来亚为一个新殖民地主义国家，即印尼共产党领袖D·N·苏迪所用的名词，马来亚共产党利用它继续武装斗争。

在中国的陈平不时发表冗长的声明，指出本地及国际局势已造成革命的气氛。但是，陈平所说的是他本身的幻想。最近，马来西亚共产党通过实现民族主义特征，欺骗马来人。

马来亚共产党声称他们的斗争是督道哈曼、督卡加及在抗英时期的一些马来英雄所领导的斗争的延续。这是谎话，因此勿受这种话所骗及跌了陷阱。

问：陈平与你争执达到怎样恶劣程度，致使你对马共的斗争感到心灰意冷？

答：开始时，我真的相信马共的斗争是为了争取独立及维护人民利益，当我抵达北京之后，我方才有机会与总部设在北京的马共领袖，包括陈平讨论马共斗争的目标，我发现马共斗争的目标，并非为了人民利益，而是要使马来亚成为中国的卫星国。

在理论上，马共强调党内民主及「民主集中」的原则，事实上，党内一点也没有民主，陈平作为马共书记长，只是追随中国共产党所拟定的「党路线」及任何决定，其他党员只有不得不加以接受，任何人提出反对或挑战，他将被列为「反党」。

假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准许共产党领袖作出这么多的残虐行为，那么，共产党理论内必然有很多虚伪的东西，由于这样，共产制度在马来西亚或其他地方是行不通的。

有人秘密接触

问：你能逃出中国回返马来西亚，是否可透露如何逃脱？

答：由共产制度的弱点为虚伪，我对共产制度

经失去信心，因此，我夫妻两人感到失望与受误导，因此，遂产生了在自己祖国终老的念头，正如谚语所说：「外国雨水是黄金，自己国家雨水是宝剑，还是自己国家的好」何况别国的雨水是宝剑，由于这样，打自一九七二年起，我数次要求中国准许我与我的家庭回返马来西亚，但是，我的要求受到各种借口而遭拒绝。

在过去两年中，有人秘密向我接触，在我断定这项接触不是圈套，而是来自马来西亚有关当局，我决定倾向有关方面，不久之后，有人再向我接触，鉴于我对第十团的大部分队员是受到我的影响，他们大部分经无谓地斗争了三十年，我充份感到悲伤，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回返马来西亚，这么一来，我将向我以前一齐斗争的同僚解释，希望他们能安

全地使他们回头是岸，回返正途。

●不久之后，再次有人向我联络，并将我带回马来西亚来。

问：你可说出以何种方式离开中国？

答：哈，不用说了，以秘密行动回过来，那就够了。

问：最后，你对这个国家的意见如何？

答：据我所知道，马来西亚的情况，与我在四九九年参加武装斗争时，已大不相同了。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繁荣，甘榜生活水准高，经济及政治稳定，政府不懈地努力所取得的成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且，我国独立的宪法确保最高统治者的主权，这种概念确保最高元首为国家主权的象征。

我感到庆幸能回到祖国来，亲眼看到祖国的一切，我在中国及其他所访问过的共产国家，从未看过有如此的进展，美丽，繁荣，我要规劝所有的人，不要重犯我所犯上的错误。对于那些长期受蒙骗及误导及受共产党影响的人，他们应回返正途，返回社会，共同建国，为国家及民族作出贡献。千万别否定上苍及接受共产主义，那只有给人民带来压迫与无止境的灾难。遵守宪法，故忠最高元首及最高统治者，待我们在上苍庇佑下过幸福的生活。



图：慕沙阿默 Musa Ahmad

涉及共党活动

问2：你起初是怎样涉及共产党活动的？

答2：从1934年至1941年，当我仍在板城阿尔马梳宗教学校求学时，我已被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斗争所吸引。由于受到一名教师末沙曼的鼓励，参加了马来青年团。这个青年团是一个战前成立的马来民族主义组织。

当日军投降后，我和其他一些复兴民族主义斗争的马来青年团员接管了在怡保的日本新闻署「PERAK SHIMBUN」，作为传播马来青年团目标的中心。不幸的是我们的计划失败。因为仅过了几天，一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共产党员，来从我们手中夺回它。这组人是由达特或阿都拉C·D·和一名印尼共产党员莫达鲁丁拉斯苏领导。之后我们受令继续在改名为人民之声的「PERAK SHIMBUN」工作，在1945年及1946年，我被令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开办的政治班，主讲者是莫达鲁丁拉斯苏和一名老练的印尼共产党员阿里敏。

问3：举办这些课程的目的什么？

答3：这些课程的目的要向马来人灌输共产思想。一些共产党要员，包括莫达鲁丁和阿都拉C·D·通过马来亚马来人国民党活跃地争取马来人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斗争，或受到影响并继续与这类亲共产党分子活动，密切牵连。

问4：你何时开始直接在马来亚共产党内活动？

答4：在1948年初，阿都拉C·D·会我到淡马鲁争取人民，特别是马来人的支持，以作好准备，对英统治政权进行武装斗争。

到了那里，我与一些当地居民，如卡马鲁再曼爹及包括来自吡叻的华希安鲁尔在阿都拉C·D·和哈芝哈欣的指导下，积极进行共产党的宣传活动。事实上，这个哈芝哈欣是一名叫鍾振南（译音）的华人，但却使用马来名字欺骗马来人。

在淡马鲁，我首次接受马共在甘榜鲁博卡瓦附近森林地区进行的军事训练。

问5：当你和同志们进行宣传运动，影响淡马鲁的当地人民时，是否给予他们正确的情报？

答5：没有。阿都拉C·D·和哈芝哈欣命令我们不要屡次提到马来亚共产党的名字和马共要夺权和建立马来亚共产主义共和国。相反的我们的宣传只是强调需要他们的支持，从英国统治者手中争取独立。

问6：紧急法令颁布后，许多马共党员进入森林参加马共的斗争。你是怎样？

在淡马鲁宣传

答6：确实，当1948年6月紧急法令颁布时，许多马共党员，特别是那些华裔党员逃进森林，但是我继续留在淡马鲁，并在当地的马来居民中全力推行宣传任务。大约在1949年4月，我和华希安鲁尔接到哈芝哈欣，通过一位「交通员」发出的秘密指示，出席在淡马鲁科道区森林里的共产党营寨举行的马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首次会见马共秘书长陈平。陈平指示立刻特别为马来共产恐怖份子建立一个军团，第十军团。然后陈平委任阿都拉C·D·为司令员和政委，华希安鲁尔为阿都拉C·D·的副手。我谄委为该军团的政治官。

问7：这次会议有没有讨论和通过其他事项？

答7：陈平也告诉我，我已被接受为马共党员。然后我和华希安鲁尔受命招收尽量多的马来人参加第十军团。我们全力执行这项任务。这项会议过后不到三星期，阿都拉C·D·和一些共产党恐怖分子来到淡马鲁会见我们，并且宣布第十军团成立，我和其他一些马来人立即参加这个队伍并进入森林。

问8：你能否解释在第十军团中的一些活动和经验？

答8：起初第十军团拥有不超过四百名人员，但是武器只能供一小队三十人使用吧了。在我们进入森林之前，我们相信，基于我们的宣传，马来人将会给予我们的斗争全力的支持。不过，这个希望很渺茫。因为甘榜居民根本不想协助我们，不管是从供应粮食或其他器具。当我们的军团在1949年秋首次受到保安部队的攻击时，超过75%的队员逃到彭亨文德甲向当局投降。

随着上述攻击行动，第十军团司令员阿都拉C·D·在约州名共产党恐怖分子跟随下逃到北部，我受令领导五十名恐怖分子留下来在淡马鲁区活动。在1950年一整年里，我单位与其他单位的联系完全中断。我们几乎饿死，仅靠吃木薯和在森林取得的東西。在1951年我领导下的单位重新与在文德甲的第十军团哨兵组取得联系。1953年，第十军团受到命令即刻退到马泰边境。这项命令受到遵从，1954年初我们到了那里，到了那里后我们才知道陈平和马共高级党员联同其他各共产党恐怖分子单位已比我们早约一年时退到那里。到泰南不久，仍是在1954年，阿都拉C·D·被解除第十军团的司令员的职位，因为跟一位共产党恐怖分子兼马共高级干部的妻子莫明清（译音）有染。然后我被委为第十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接替阿都拉C·D·之位。第十军团的成立对马来人确实是一个灾难。许多受骗与他们合伙的甘榜居民白白丧失了生命。我们夫妻被迫与两名在森林出世的孩子分离，让他们在外面长大。三喜雅吉把她的三个月大的孩子丢进河里，因为担心要孩子的哭泣危害该恐怖分子单位的安全。